

从拉链的角度看青海方言元音[i]的舌尖化音变 —兼与王双成先生商榷

川澄 哲也

1 引言

王双成先生在《中国语文》2006年第4期上发表了题为《青海方言元音[i]的舌尖化音变》的文章(以下简称王文)。王文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先将青海方言里两种韵母“[j]”与“[l]”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整理^{*1},然后对其形成过程做了考察,主要提出了以下两个结论:

- a. 青海方言舌尖元音的形成过程为“[i]>[j](摩擦化^{*2})>[l](舌尖化)”^{*3}。
- b. 这一音变是由于[ie][ei]等复元音韵母变为单元音[i]而发生的推链(push chain)。

本文只涉及后者,而对a的看法不加讨论。

如上所举,王文认为元音[i]的摩擦化、舌尖化(以下统称为舌尖化)音

^{*1} 王文的整理结果如下:(p. 359, 表 1. 北京以外的五个地方均地处青海省东部。)

	鸡	资	一	梯	礼	地	皮	七	李
北京	tɕi ⁵⁵	tsɿ ⁵⁵	i ⁵⁵	t ^h i ⁵⁵	l ¹ i ²¹⁴	ti ⁵¹	p ^h i ³⁵	tɕ ^h i ⁵⁵	l ¹ i ²¹⁴
西宁	tɕj ⁴⁴	tsɿ ⁴⁴	j ⁴⁴	ts ^h l ⁴⁴	l ¹ l ⁵³	tsɿ ²¹³	p ^h j ²⁴	tɕ ^h j ⁴⁴	l ¹ l ⁵³
互助	tɕj ⁴⁴	tsɿ ⁴⁴	j ⁴⁴	ts ^h l ⁴⁴	l ¹ l ⁵³	tsɿ ²¹³	p ^h j ²⁴	tɕ ^h j ⁴⁴	l ¹ l ⁵³
湟源	tsɿ ⁴⁴	tsɿ ⁴⁴	l ⁴⁴	ts ^h l ⁴⁴	l ¹ l ⁵³	tsɿ ²¹³	p ^h j ²⁴	ts ^h l ⁴⁴	l ¹ l ⁵³
大通	tɕj ⁴⁴	tsɿ ⁴⁴	j ⁴⁴	ts ^h l ⁴⁴	l ¹ l ⁵³	tsɿ ²¹³	p ^h j ²⁴	ts ^h j ⁴⁴	l ¹ l ⁵³
乐都	tsɿ ¹³	tsɿ ¹³	l ¹³	ts ^h l ¹³	l ¹ l ⁵³	tsɿ ²⁴	p ^h l ¹³	ts ^h l ¹³	l ¹ l ⁵³

^{*2} 国际音标[j]一般用于表示半元音,摩擦没有一般擦辅音那么重,但研究青海方言的学者习惯于用[j]来表示[χ]等成音节的擦辅音。

^{*3} 但关于与声母[t、t^h、l]组合时的情况,王文说:“青海方言中t组([t、t^h、l])声母后[i]的舌尖化似乎没有经过摩擦化的过程”(p. 361)。应该指出,朱(2004)在讨论汉语各方言的舌尖化音变时曾提及过类似a的演变模式:“擦化(如i>i_χ)最早,舌尖化可能在擦化之后(如i>i_χ>l),也可能直接从高元音出位而来”(p. 440. 朱2004中的“[i_χ]”相当于王文的[j])。

变是一种推链。对此见解，笔者觉得存在一些值得商讨的问题。笔者认为，青海方言里发生的舌尖化音变不是推链，而是拉链(drag chain)^{*4}。本文试图通过对四个事例的分析，说明这一看法的妥当性。

2 王文的见解

就引起舌尖化音变的原因王文说，青海方言“现有的[i]来自[ie][ei]等复元音韵母，所以笔者认为，‘复元音韵母的单元音化’是促使[i]进一步高化为[ɿ]的驱动力。原有的[ie][ei]等复元音由于单元音化和[i]合并，造成同音，使[i]的负担过重，为了‘区别’，[i]只能进一步高化成为[ɿ]”(p. 362)。

王文中虽然没用“推链”一词，但是按照后一句的说法，王文所设想的演变模式可以描写如下：

【第1阶段】 [ie][ei] > [i]
 【第2阶段】 [i] > [j][ɿ]^{*5}

这无疑是一种推链。王文基于以下两个论据支持这一演变模式：

• 论据1：仍存在[ie][ei]等复元音韵母的方言里未发生广泛的舌尖化音变。

王文说，兰州、北京等方言仍保持着[ie][ei]等复元音韵母，韵母[i]的负担不大，没有出现对[i]造成挤压的情况，所以还没发生广泛的(如唇音声母后的)舌尖化音变。与此相反，青海方言经过单元音化音变，出现了“[i]的负担过重”的情况，从而发生了广泛的舌尖化音变。下面是王文所举材料的相关部分。表a表示单元音化的情况，表b所示的是舌尖化音变的进展情况。

表a. (王文中表4[p. 362]的一部分)

中古韵	条件	例字	青海	兰州	北京
微	合口三等非组	微飞肥味	i	ei	ei
麻	开口三等精知影组	爹些姐夜	i	ie	ie

^{*4} 其实，早在1986年，王均教授论及西宁话的历史音变时就已经指出，西宁话的舌尖化音变(王均1986称之为“元音高化”)一定是拉链。很遗憾，王均(1986)中未提出明确的论据。本文旨在进一步加强王均(1986)的见解。

^{*5} 如注3所述，在t组声母后面未能得到有过[i]>[j]过程的佐证，所以本文描写音变过程时不考虑[j]与[ɿ]的顺序，一并记载。

表 b. (王文中表 3[p. 362]的一部分)

	p 组			t 组			ts 组			tc 组		
	比	批	米	地	梯	题	资	刺	死	鸡	七	西
兰州	p ⁱ ³³	p ^h i ³¹	m ⁱ ³³	t ⁱ ²⁴	t ^h i ³¹	t ^h i ⁵³	ts ⁱ ³¹	ts ^h i ³¹	s ⁱ ³³	t ^ç i ³¹	t ^ç h ⁱ ²⁴	ç ⁱ ³¹
乐都	p ^l ⁵³	p ^h l ¹³	m ^l ⁵³	ts ^l ²⁴	ts ^h l ¹³	ts ^h l ¹³	ts ^l ¹³	ts ^h l ²⁴	s ^l ⁵³	ts ^l ¹³	ts ^h l ¹³	s ^l ¹³

- 论据 2：合肥话里也发生了类似的音变。

王文还引用王福堂(1999)关于合肥话音变的论述作为支持推链的旁证。王福堂(1999)通过合肥话与邻近方言和县话的比较,认为“合肥话‘鸡’字韵母的变化是在‘姐’字韵母变化的影响下发生的。也就是说,是‘姐’字韵母由 i 向 ī 的变化使‘鸡’字韵母由 i 变成了 ī”^{*6}。

	资	鸡	姐	
合肥	tsɿ	tsɿ	tçɪ	
和县	tsɿ	tçɪ	tçii	(王福堂 1999, p. 3)

以上我们参看了王文所提的论据。可以说，两个论据都是参考其他方言的情况而得出的，换句话说是“间接证据”。从下一节开始，笔者将出示从青海方言内部找出来的三个“直接证据”，然后加一个“间接证据”，与王文商榷。下面本文以西宁话与乐都话为青海方言的代表进行讨论^{*7}。而关于互助话、湟源话、大通话，由于语料不足本文无法讨论，待考。

⁴⁶ 对这一推测的适当与否，本文不加讨论。这里引用赵(2007)对王福堂(1999)的反驳，供参考：“我们认为，合肥话的情形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即‘鸡’的韵母高化为[i]，与‘资’的韵母合流，[i]留下的空格吸引相近的[iɪ]来填补。如果考虑到周围如巢湖等地方言直到最近若干年才出现‘i>ɪ’的变化而且至今没有[i]韵母，那么‘拉动’比‘推动’的解释力可能会更强，因为方言音系中没有[i]韵，缺少一种‘推力’”(p. 52)。

^{*7} 西宁话的语料均为亲自调查所得。发音合作人主要为赵宗洲先生(汉族, 1946 年生)。乐都音系参考了曹、邵(2001)。两个方言的韵母如下:

- 西宁话…单韵母: ʌ 、 ɒ 、 j 、 ɥ 、 i 、 u 、 a 、 o 、 ɛ 、 ɯ 、 ɪ . 复韵母: ia 、 ua 、 ue 、 ui 、 yu 、 iɔ 、 iɯ . 鼻音韵母: ã 、 iã 、 uã 、 yã 、 õ 、 iõ 、 uõ 、 ẽ 、 iẽ 、 uẽ 、 yẽ . 还有成音节的 v 、 m 、 l 、 l^w . (为了便于对照, 本文修整了一些韵母的标音。关于西宁音系的详细内容, 将另文讨论。)
- 乐都话…单韵母: ʌ 、 ɒ 、 ɥ 、 i 、 a 、 ɛ 、 v 、 o . 复韵母: ia 、 ua 、 ue 、 ii 、 ui 、 ie 、 uy 、 vv 、 iɔ 、 əu 、 iəu . 鼻音韵母: ã 、 iã 、 uã 、 yã 、 õ 、 iõ 、 uõ 、 ɔŋ 、 iŋ 、 əŋ 、 yŋ . 还有成音节的 v 、 m .

3 通过记音的修正支持拉链

如上一节所引述，王文认为，青海方言里发生的“复元音韵母的单元音化”（即 $[ie][ei]>[i]$ 。参见上一节表 a）是舌尖化音变的“驱动力”。但是就乐都话而言，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据曹、邵（2001）的描述，乐都话有关复元音韵母的音变如下：

- $ie > [iE]$ 例字) 铁 [$t^h iE^{13}$] 姐 [$t\zeta iE^{53}$] 爷 [iE^{13}]
- $ei > [ii]$ 例字) 妹 [mii^{34}] 飞 [fii^{13}] 威 [vii^{13}]
- $i > [l]$ 例字) 比 [$p\lambda^{53}$] 米 [$m\lambda^{53}$] 低 [$ts\lambda^{13}$]

很明显，乐都话未发生复元音韵母的单元音化，而在此情况下已经发生了广泛的舌尖化音变。从推链的角度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加之，根据曹、邵（2001）所载的同音字表，在乐都话里带有韵母[i]的只有一个“你[ni⁵³]”字^{*8}。按此现状，以前曾存在过“[i]的负担过重”时期的推测，难以让人信服^{*9}。

4 从音系缺位的情况支持拉链

一个语言的演变过程往往反映在其共时面貌上。本节以音系的“缺位(gap)”为考察的起点，探讨一下有关韵母所经历的历史演变。我们先以北京话为例，列举与本节讨论有关的一些韵母。

[北京话]	舌尖元音	单元音	复元音	
前高展唇系列	[l]	[i]	[ie]	（“展唇”又叫“不圆唇”）
前高圆唇系列	(缺位)	[y]	[ye]	

^{*8} 在舌尖化音变的过程中“你”字作为例外的方言较为常见。仅笔者手头的资料就发现，除乐都话外尚有西宁话（参看注 12）、合肥话（参见伍 1995, p. 60）、山西偏关话、汾阳话（以上参见张 2006, p. 63）等等。

^{*9} 附带说一下，王文中的西宁话的记音也要进行一些修正。与乐都话不同，西宁话的有些复元音韵母确实发生了单元音化。但据调查，ei 变为前半高展唇元音[i]，当地人容易与[i]辨别。

- $ei > [i]$ 例字) 妹 [mr^{24}] 飞 [fr^{44}] 威 [ui^{44}]
其他有关韵母的音变如下，供后面讨论：
 - $ie > [i]$ 例字) 铁 [$t^h i^{44}$] 姐 [$t\zeta i^{44}$] 爷 [i^{24}]
(但声母[m]后的 ie 变为[i]。例如：灭 [mi^{44}])
 - $i > [j]、[l]$ 例字) 比 [pj^{44}] 米 [mj^{44}] 鸡 [$t\zeta j^{44}$] 低 [$ts\lambda^{44}$]

接着我们观察一下这些韵母在青海方言里的情况。先看西宁话。

[西宁话]	舌尖元音	单元音	复元音
前高展唇系列	[l][j]	[i]	(缺位)
前高圆唇系列	[ɥ]	(缺位)	[yu]

(圆唇系列例字:须[ʃɥ⁴⁴] 区[tʃʰɥ⁴⁴] 雨[ɥ⁴⁴] •缺[tçʰyu⁴⁴] 学[çyu²⁴] 药[yu⁴⁴])

就展唇系列而言，推链也可以作为一种设想。但是看了圆唇系列的现状后，这一设想就可以被排除了。其关键是圆唇系列没有单元音这个事实。这证明，圆唇系列在未发生单元音化音变(即[yu]>y)的情况下，先发生了舌尖化音变(即y>[ɥ])。那么，下面会发生的一定是填补缺位的音变，即复元音[yu]的单元音化。可以说，圆唇系列正处在拉链的过程中。这可描写如下：

【第1阶段】 y > [ɥ]
 【现状】 (缺位)
 ([第2阶段] [yu] > y) *¹⁰

众所周知，语音系统的一个特点是它的结构对称性与平行性，所以语音变化的过程也应该具有对称性与平行性。关于这一点，王文表明：“语言的语音结构系统性很强，平行和对称是这一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假如其中某一音素由于某种原因(中略)而发生音变，无疑会打破这种平行和对称，造成对称破缺，形成空位并吸引其他音素来弥补，从而引起连锁音变，语音系统会进行一次大的调整，形成新的平行和对称”(p. 361)。朱(2004)也认为：“‘填空档(相当于王文中的‘弥补’一笔者)’就是一种为取得对称或均衡的平行演变”(p. 448)。从这两个意见可以导出的结论是，一个音变发生后，接连发生的一定是与此平行、对称的音变。据此，‘展唇元音系列发生了推链，而圆唇元音系列正处在拉链的过程中’这样两种相反、不对称的语音变化，在同一系统里，是难以并存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断，

*¹⁰ 括弧里写的【第2阶段】只是一个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将来必然发生，下同。顺便提及一下，就本文讨论的范围而论，西宁话圆唇系列的音变比展唇系列进行得缓慢。这可能与发音器官相互配合的生理限制有关。“[yu]>y”这一音变可以说是“舌位前移的变化”，因为音变过程中少了一个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后(back)]”。与此相反，要把嘴唇弄圆，舌位自然后移。有可能，这一“矛盾”是圆唇元音系列中未发生“[yu]>y”音变的原因之一。但这仅仅是笔者的猜测而已。

展唇元音系列中发生的也应是拉链。以上的分析可以描写如下：

【第 1 阶段】 $i > [j][\text{ɪ}]$

【第 2 阶段】 $ie > [i]$

接着让我们看一看乐都话的情况。下面列举了乐都话有关韵母的现状。

[乐都话]	舌尖元音	单元音	复元音
前高展唇系列	[ɪ]	([i]) ^{*11}	[ie]
前高圆唇系列	[ψ]	(缺位)	[yψ]

(圆唇系列例字：须[sψ¹³] 区[ts^hψ¹³] 雨[zψ⁵³] • 缺[tç^hyψ¹³] 学[çyψ¹³] 药[yψ¹³])

可见，乐都音系也缺少圆唇单元音。与西宁话同理，乐都话圆唇系列中发生的音变应是拉链。从音变的对称性来判定，展唇系列中发生的也应是拉链。加上，上一节我们看到，乐都话未发生单元音化音变(=推链的“驱动力”）。这个事实也支持这一看法。

通过分析，乐都话的语音变化可以表示为：

- 非圆唇系列

【第 1 阶段】 $[i] > [ɪ]$ (除“你”外)

【现状】 $([i], \text{就“你”一字})$

(【第 2 阶段】 $[ie] > i$)

- 圆唇系列

【第 1 阶段】 $y > [\psi]$

【现状】 (缺位)

(【第 2 阶段】 $[yψ] > y$)

^{*11} 带有[i]韵母的只有一个“你”字。

5 根据中古韵与现代音的对应关系支持拉链

本节来揭示从历史的角度得出的论据。我们按中古韵，对西宁话的[i]韵母字与[j][l]韵母字进行了分类，结果如下：

- [i]韵母字来自于“皆、戈、麻、月、屑、薛、叶、帖、业”韵

例字) 介[tɕi⁴⁴](皆韵)／茄[tɕi^{h1}²⁴](戈韵)／爷[i²⁴], 姐[tɕi⁴⁴], 且[tɕi^{h1}⁴⁴], 写[ɕi^{44~42}], 野[i⁴⁴], 借[tɕi²⁴](麻韵)／歇[ɕi⁴⁴](月韵)／铁[tʰi⁴⁴], 切[tɕi^{h1}⁴⁴], 结[tɕi⁴⁴](屑韵)／杰[tɕi²⁴](薛韵)／接[tɕi⁴⁴](叶韵)／帖[tʰi⁴⁴], 协[ɕi²⁴](帖韵)／业[ni⁴⁴](业韵)

- [j][l]韵母字来自于“支、脂、之、微、齐、祭、昔、职、缉”韵

例字) 皮[pʰj²⁴], 枝[tsl⁴⁴], 骑[tʃhj²⁴], 避[pj²⁴], 寄[tʃj²⁴], 义[j²⁴], 戏[sj²⁴](支韵)／眉[mj²⁴], 私、狮[sl⁴⁴], 指[tsl⁴⁴], 屁[pʰj²⁴], 鼻[pj²⁴], 器[tʃhj²⁴](脂韵)／词[tsʰl²⁴], 旗[tʃhj²⁴], 医[j⁴⁴], 柿[sl²⁴], 齿[tsʰl⁴⁴], 喜[sj⁴⁴], 记[tʃj²⁴](之韵)／机[tʃj⁴⁴], 衣[j⁴⁴], 汽[tʃhj²⁴](微韵)／批[pʰj⁴⁴], 迷[mj²⁴], 低[tsl⁴⁴], 提[tsʰl²⁴], 西[sj⁴⁴], 鸡[tʃj⁴⁴], 闭[pj²⁴](齐韵)／币[pj²⁴], 艺[j²⁴](祭韵)／夕[sj⁴⁴], 译[l²⁴](昔韵)／媳[sj²⁴], 饰[sl²⁴], 极[tʃj²⁴](职韵)／急[tʃj²⁴], 吸[sj⁴⁴](缉韵)

可见，[i]韵母字与[j][l]韵母字的来源均不同^{*12}，没有相混淆。如第2节开头所引述，王文认为“原有的[ie][ei]等复元音由于单元音化和[i]合并，造成同音”，然后“为了‘区别’，[i](中略)进一步高化成为[l]”。如果真的是这样，现代音和中古韵之间会有上述那样系统的对应关系吗？老百姓一般不知道每个字的历史变化或其在韵书里的分类，所以假如大量 i 韵母字出现后才发生舌尖化音变，原有的复元音韵母字(即新出的 i 韵母字)也一定会受其影响，结果出现来自“皆、戈、麻、月 …”等韵而带有[j][l]韵母的字。但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青海方言里从未出现过两种来源不同的 i 韵母字合流、并存的时期。以上的考察便是本文支持拉链的第三个论据。

^{*12} 其实，有一个例外字“你[ni⁴⁴]”，是来自“之”韵的。但这一例外不影响后面的讨论。

6 以其他方言为旁证支持拉链

最后加一个“间接证据”。本文再三提及，王文将青海方言的“复元音韵母的单元音化”视为舌尖化音变的“驱动力”。但是如第3节所述，就乐都话而言，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本节再加上一个同样的事例，那就是甘肃中寨话^{*13}。

根据莫(2003)所举的资料，中寨话一方面仍保持着[iɛ][eɪ]等许多复元音韵母，一方面已发生了广泛的舌尖化音变，如“比、皮、米、低、体”等字均带有[ɿ]韵母。这一事例表明，王文所提及的第一个论据不是没有反驳余地的。这样的方言，在今后的调查中，或许还会找到^{*14}。

7 小结

本文通过对四个事例的分析认为，至少对西宁话与乐都话来说，“[i]>[j][ɿ]”音变应视为拉链事例之一。但本文考察的范围很小，未能提及互助话、湟源话与大通话的情况。加上笔者水平有限，错讹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王先生和广大读者指正。

参考文献

- 曹志耘、邵朝阳(2001)《青海乐都方言音系》《方言》2001年第4期，pp. 373-383.
- 莫超(2003)《甘肃文县中寨话的[ɿ]和[ɥ]》《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pp. 77-80.
- 王福堂(1999)《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 语文出版社.
- 王均(1986)《音系学在语言研究中的运用》《语言调查研究讲座》 青海人民出版社.(后收入《王均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4年, pp. 7-32.
本文利用此版)
- 王双成(2006)《青海方言元音[i]的舌尖化音变》《中国语文》2006年第4期，pp. 359-363.
- 伍巍(1995)《合肥话“-i”、“-y”音节声韵母前化探讨》《语文研究》1995年第3期，pp. 58-60.

^{*13} 中寨话的韵母…单韵母：ɿ、ɿ、u、ɥ、œ、œ、a、v、ɛ。复韵母：ia、ua、uv、iɛ、yɛ、ai、ei、au、ou、iau、iou、uai、uei。鼻音韵母：an、iɛn、uan、yɛn、en、in、uen、vn、aŋ、iaŋ、uaŋ、oŋ。

^{*14} 在注6中所引述的“巢湖等地方言”也可看做是同样的例子。

- 张燕来(2006)《山西晋语舌面高元音的舌尖化》《语文研究》2006年第1期, pp. 61-65.
- 赵日新(2007)《汉语方言中的[i]>[l]》《中国语文》2007年第1期, pp. 46-54.
- 朱晓农(2004)《汉语元音的高顶出位》《中国语文》2004年第5期, pp. 440-451.

附记

本研究得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A)「チユルク諸語における固有と外来に関する総合的調査研究(研究代表者:久保智之九州大学教授)」”的资助。特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A note on the apicalization of [i] in Qinghai dialect — From a drag chain point of view

KAWASUMI Tetsuya

Abstract

This note gives some arguments against the paper entitled “Qinghai fangyan yuanyin [i] de shejianhua yinbian [The Apicalization of [i] in Qinghai Dialect]” by Wang ShuangCheng [王双成] in *Zhongguo Yuwen* [Chinese language] 313: 359-363 (2006).

The main conclusion of Wang (2006) is that, in Qinghai dialect, the monophthongization of [ie] and [ei] to [i] forced the original [i] to move towards [j] or [l]. This opinion can be schematized as follows:

【Step 1】 [ie][ei] > [i]
【Step 2】 [i] > [j][l]

It follows from this figure that Wang (2006) regards the apicalization of [i] in Qinghai dialect as an example of a push chain.

We do not share this view, because it does not apply to some Qinghai dialects, such as those spoken in Xining and Ledu. In this note, we provide four analyses and suggest that the apicalization of [i] in Qinghai dialect should be seen as an example of a drag chain.

(受領日 2008年6月30日)
(受理日 2008年10月2日)